

台湾●裘琍著



刁蛮小辣椒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I247.5
4019

清純系列

刁蠻小

刁蠻小辣椒

裘琍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[陕]新登字 017 号

(台湾)袁珩言情作品集

刁蛮小辣椒

袁珩 著

责任编辑 王 艳

*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092 32 开本 7 印张 120 千字

1996 年 10 月第一版 199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 册

ISBN7-80605-367-0/I·315

定价:9.80 元

“山上的土匪都像你一样斯文俊俏吗？”

清纯可爱的玉儿圆睁杏眼，吃惊地问。

龙少邦则圆睁大眼，愣了一柱香的时间。

想不到江湖人称“玉面阎罗”的虎啸山大寨主，居然成了她口中的土匪头，强盗叔，

哈……狂笑不已，这女娃实在有味道！

他未免要夸赞自己，这次绑架真是押对了宝。

但，开玩笑，她唐玉儿可是根刁蛮小辣椒，

翻天覆地，鬼哭神号，

本领招招致命、招招风骚，

这鹿死谁手，先别说得太早！

第一章

一轮明月掀起了夜的帐幕，稀疏的小星点顽皮地眨着眼，今夕是中秋月圆夜。

‘怡红院’的规模足以媲美皇族宅院，豪华更是不在话下，所以有‘小皇宫’之称。怡红院四周由红砖砌成的高墙围成，门前耸立一对石狮，前院四周种满了垂柳，风一吹便沙沙作响。前院的两旁各有一座种满牡丹的小凉阁，凉阁里有数位佳人身着彩装，手执圆扇，正和一位公子哥儿在打情骂俏。大厅则是经过御用工匠的巧手精雕细琢而成。一扇门雕刻着龙，另一扇门合上便呈现龙凤捧珠，深情对望着画面，一颗夜明珠则巧妙地镶在两门之中。

正厅的上方有块匾额苍劲有力写着‘怡红院’三个字，首座前有数十圆桌，坐的全是高官及佳人，后院则是一大片花团锦簇的花园，园中有佳人执丝绢与蝴蝶共舞，园后有个大型人工湖，别名‘相思湖’，多对才子佳人正在湖中泛舟；月光闪闪，波光粼粼，整个怡红院倒映在湖

中，宛如一座海市蜃楼。

这一怡红院是专门伺候王公贵族的高级妓院，传闻当今皇上也曾在此院中度过无数春宵，如果你没有锦衣、花服，又无黄金、玉石陪新的话，那你可能还没踏进院中，就被那些看门狗堵在门外了。想一窃院里的红粉佳人？门都没有。

二楼门廊的尽头，梅相房里正传来激情过后的喘息声。

“山大王，你是‘哈’多久了？怎么到现在精力还是这么旺盛”。怡红从龙少邦身上离开，无力地躺回床上。

“你呀！还是老样子，口没遮拦的。”龙少邦躺在地身边，修长的手指淘气的捏她鼻头，嘴角扬起一抹醉人的笑容。

“谁叫你把我给累坏了，难道山寨里的姑娘没法子满足你吗？”怡红娇嗔道，纤细的玉指轻轻来回抚弄着他的背。

怡红望着龙少邦结实的背肌思忖：他不像一般习武行走江湖的人那么横行霸道，也不是空有武艺，而无头脑的草包；相反地，他风度翩翩，天庭饱满，身材挺拔，剑眉之下一双黝黑深邃的眼眸，有如夜鹰一般犀利。外表看起来像个斯文的书生，但在锦衣下，他的肌肉却异常结实……哎！他对她纯粹是生理需要、是买卖，完全没有情感掺杂在内，想着想着就出神了，浑然不知龙少邦正露

出兴味盎然的表情研究她。

“我真有这么俊吗？瞧你看得都失神了。”龙少邦对上了怡红的双眼，露出促狭的笑容。

“少臭美了！我是累得两眼昏花，不知是要闭上，还是睁开。”

“哎！自从我老爹在一年前去世，把整个山寨交给我，我就没一天好日子过了。偏偏半年前老管家又去世，山寨中无人能担起这重责，这下了山寨任何芝麻大小事，都要我想法子，我再不找个能干的管家管理这些事，早晚我会整得未老先衰。”龙少邦眼中充满无力感。

“这样啊！让我想想谁有此能耐……”怡红若有所思地道。

“有了！”怡红两眼倏然一亮，像发现新大陆似地叫道。

“谁？”龙少邦着急问道。

“别急！城中东北角一里外，有位著名的布绸商人，姓唐，那唐老爷曾经在相国府做过管家，因为治理得相当出色；在他告老时，丞相曾赠金百两及一座别馆作为谢礼呢！而他老年得女，所以对这个女儿十分宠爱。这小妮子十分古灵精怪，难缠得很，素有‘小辣椒’之称。而这个小辣椒简直是他父亲的翻版，再棘手的事，到了她手上都弄得服服贴贴的；只是这个小辣椒有点刁蛮，不像一般黄花大闺女，在绣房里学刺绣、抚琴、作书，却老是喜欢往

外跑。”怡红边陈述边摇头。

“淘气点倒无所谓，我只想知道凭她一个十来岁的小丫头能有多大的本事，总不能因她爹当过相府的总管，就认定他女儿有乃父之风啊！”龙少邦颇为不以为然。“没有例证，也难怪你不相信。小事我就不是提了，就单提那件轰动全京城的大事吧！想必你一定还记得年前相府失窃案吧！”怡红兴味十足地向龙少邦。

“当然记得。那件事不是得满城风雨？我听说连衙门府里的人因办案不力被撤掉一大半呢！那到底最后是怎么解决的？”

“最后是那小辣椒破案的。所以啊！现在一提起那丫头，全京城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，皇上还因此特别召见她呢！原本大伙儿也一直当她是是个淘气的小女孩，这下倒没人敢小瞧她了。”怡红说得眉飞色舞。

“你说了半天，我还是没搞懂这事的来龙去脉。”龙少邦笑着摆摆手。

“唉呀！你别心急，我这不就要说了吗？这相府失窃的玉马，可是皇上御赐的。所以一直是锁在相府宝库内，只有相爷一人懂得如何进入宝库，就连相爷夫人也不知道宝库的秘密。但那玉马竟莫名其妙由宝库内不翼而飞，你说奇不奇怪？”

龙少邦，沈思般点着头道：“快说下去。”

“这相爷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弄丢御赐的宝物罪可

不轻啊！若是寻不回，非但相爷性命不保，很可能祸及全家……”

“说重点。”龙少邦已不耐烦，怡红东牵西扯，却始终不到紧处。

怡戏翻眼瞪了龙少邦一下，颇为不满，话被打断，但又不敢得罪这位山大王，只得忍气吞声，娇嗔道：“瞧你就是性急，那我就长话短说了。这椿连官府都束手无策，要本不知从何下手调查的案子，究竟是内人所为抑是外贼，谁也搞不清，因为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。正当大伙都一筹莫展之际，相府又传出失窃的玉马乃是赝品，真品早被相爷另外收藏，相爷一时失察搞错了，所以特别派人到官府撤案，又送了白银百两给官府以为酬谢。当日相府也特地送此宝物进宫以取信皇上呢！沿途皆由大批官兵护送。”怡红拿起桌上的茶啜了一口。

“那失窃的玉马真是赝品吗？那又和那小辣相对有何关系？”龙少邦催促问着怡戏。

“这其中当然有一番曲折，相爷又是撤案，又是送宝物进宫，搞得京城人人一头雾水，真相当然只有相爷知道了。但相爷既然敢送宝物入宫给皇上签定，咱们平民百姓又岂敢怀疑皇上的辨识力。隔一天，相爷又在府中大宴请客，且大开宝库把各种名贵的收藏拿出来供宾客欣赏，当然包括这玉马了。结果当晚就把这窃贼给引出来了。”

“你别卖关子了！到底是如何擒到这贼人的？”龙少邦

诧异地问。

“原来这事全是相爷的随身护卫搞的。相爷每次出入宝库一定带着他以防万一，想不到这家伙居然暗中偷到进入宝库的密码，且利用相爷对他的信任及出入相府之便，窃取此一宝物。但当他一听到偷的居然是赝品时，便趁夜深人静之时，点了宝库外守卫人员的穴道，想把他手中的玉马和相府中的玉马对调，他没想到这正中相爷的计谋，被逮个正着。原来相爷早加派了大批人马暗中监视宝库，料到窃贼定会重来偷此玉马，想不到台此快速便擒获此贼。而这计谋正是那小辣椒想出来的，你说妙不妙？”怡红比手划脚地描述着。龙少邦微笑着点头道：“难怪会叫人津津乐道，这丫头倒真是机灵，或许真可以帮我料理寨中那些拉难难的锁事。”

“我怡红推荐的准没错！”怡红信心十足地道。

“哪里可以找到她？”

少邦兴趣盎然地问。

“她有时候会到离这三里外的溪边玩水、嬉戏、和洗衣妇闲聊，只要你看到一位像麻雀似活蹦乱跳的女娃，那准是她了！”怡红懒洋洋地躺下，又用狡黠的口气道：“小心喔！别被扎得满头包。”

“你说我会吗？”龙少邦挑起浓眉露出诡异的笑容。

第二章

夕阳渐渐西移，溪边的垂柳在微风轻拂下摇曳着，几位女子正在溪边洗衣。

一位着宫衣罗裙的小娃娃，把绣鞋抛得老远，迳自爬到榕树上，撩高罗裙，露出白皙的玉腿前后摆动，快乐地哼起五音不全的歌谣，在微风轻轻吹拂下，她不知不觉便打起盹来了。

小陶子着急地东张西望，不停地嘀咕着，双手不由自主地抓着衣服扭绞着，心想着出门前老夫人的叮咛：“玉儿今年犯水关，千万不能让她去溪边，快找她回来！”想着想着就走到了溪边，但却看不见小姐。

奇怪，小姐不在溪边会到哪里去呢，遍寻不着的情况下，她只好向溪边的洗衣妇探听消息。

“贵姐，有没有看见我们家小姐？”小陶子着急的问。

“玉儿啊！不是在那棵榕树上吗？”贵姐指着榕树。

小陶子往贵姐所指的方向看去，手不禁捂在胸口，魂都去了半条——天啊！小姐竟在树上，还露出脚踝，这要

是被夫人知道了，不气死才怪，小陶子赶快跑到榕树下。

“小姐，小姐赶快下来啦！树上太危险了。”小陶子提高嗓门叫道。

玉儿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醒，还不知怎么回事，身子一滑，“碰”的一声便掉在草坪上，还好树并不高。

“死陶子，你不会小声点，没看到我在睡觉吗？哎呀！好疼啊！”玉儿摸摸屁股，佯装很痛。

“对不起！小姐，我不知道你在树上睡觉，如果我知道就会在树下等你醒来。”小陶子哽咽道。

“好啦！带着你玩的，没有那么痛啦！爱哭鬼！”玉儿笑道，并拍拍身上的灰尘边心有余悸地道。

“回魂啊！三魂七魄回来了没！”玉儿顽皮地随手拿支小草，在小陶子的面前晃了几下。

“好了！走，我们去溪边玩！”玉儿道。

“不行啦，老夫人有交代，说你今年犯水关，不能近水，我们还是回去好了。”小陶子脸露惊恐，直拉着玉儿往回走。

“什么嘛！那是迷信，你看，我已经过了多少次水了，还不是好好的。”玉儿甩开了小陶子的手。

“小姐！”

“这样吧，我们到溪边玩玩就好，不下水，好吗？”
“你真的不能近水哦！”小陶子再次叮咛道，随手拾起被玉儿抛到草上的绣鞋。

“走吧!”玉儿拉着小陶子往溪水边走去,却不知暗地里有双眼睛正兴趣十足地看着她们。

龙少邦把玉儿的一言一行都瞧在眼里,不禁思忖着:这个小辣椒果然是管理山寨的最佳人选。

“贵姐,还没洗完啊!”玉儿蹲在贵姐身旁道。

“快洗完了,对了!东村王阿舍的小儿子看上你,说要到你家提亲,这个癞哈蟆也想吃天鹅肉,你可要小心点!”贵姐好心提醒她。

“哼!那个小流氓只会鱼肉乡民,要是被我碰到,看我怎么整他。”玉儿扬起一抹叵测的笑容。

“小姐,小姐!王阿舍的小儿子正朝这边走来呢!”小陶子扯扯玉儿的衣袖。

“说曹操,曹操到,看我怎么整他!”玉儿蓦然起身!双手插腰,一副泼妇骂街的架式。

“哎哟!玉儿妹妹,总算让我找到了,我可想死你了!来!让哥哥我亲亲。”王金嘬起嘴欲往玉儿脸上贴去。

“好啊!你来呀!”玉儿闪着狡黠的眼神。

“小姐!”“玉儿!”小陶子和贵姐同时紧张地叫道。

“没关系!”玉儿挥一挥手阻止她俩说下去。

“小宝贝,我来了。”王金往玉儿身上抱去。

玉儿看王金快到时,身子往旁一闪,王金来不及住脚,扑通一声摔进溪中。

一只青蛙正好跳在他的头上,此景让溪边的洗衣妇哄

然大笑，玉儿更是笑得弯了。

“你给我记住，看我以后怎么修理你。”王金气极败坏地丢开青蛙，扔下一句狠话，拂袖而去。

“还是玉儿机灵，修理得好。”贵姐竖起在拇指称赞道。

“对付这种坏痞子，根本不用客气。”玉儿得意洋洋。

“小姐，我们该回去了，老夫人在等我们呢！”小陶子道。

玉儿看着村妇陆续洗完了衣服离去，大腹便便的贵姐也正弯腰拿起桶子欲离开。

“小陶子，快去帮忙贵姐，贵姐有了身孕，不宜拿重物。”玉儿催促着小陶子。

“小姐，那你呢！”

“我会跟在你后头回家的。你看贵姐都走远了，快去！”

“好，那我走了，待会儿一定要回家哦！”

“我知道了。你快去啦！”玉儿挥挥手。

看着小陶子消逝的背影，玉儿立刻冲到溪中掬起一把溪水往上抛，双脚不停地在溪中晃荡，那洁白的玉足，在水中更显得玲珑可爱，再加上玉儿天真的脸庞，青春的光彩表露无遗。

龙少邦骑着马在后面，露出爱慕的眼神，嘴角扬起一丝微笑。想着，这小妮子的小脑袋中果真是诡计多端。想

到此行的目的，他便吆喝一声，驱马来到溪边，在离她不远处下马，把马绑好，向玉儿走去。

“又是一个登徒子。”玉儿撇撇嘴轻喝道。看他走近，她惊觉地问道：“干什么！”

“姑娘不必惊慌，在下龙少邦，是虎啸山的寨主……”龙少邦风度翩翩地介绍着，但却被玉儿打断。

“山寨！那不就是土匪窝吗！那你一定就是土匪头目了！”玉儿瞪大眼睛，好像看到什么怪物似的，而后又狐疑地道：“不过，你跟我想像中的土匪长得不太一样。”

哈！土匪！龙少邦听了大笑不已。玉儿看见他笑得这样，好像自己刚才说的是笑话似的，不禁胀红着脸，强作镇定。

“喂！你笑什么？”她不服气地问。

“抱歉，在下一时失态了。”龙少邦微笑地打躬作揖。

“算了！好女不与恶男斗。”玉儿说完便转身离去。

“姑娘，请留步。在下有些事想同你商量……”

“你还真噜呀！”玉儿不地耐烦地跺跺脚，停止前进。

“在下诚心聘姑娘到寨中做管家。”龙少邦认真道。

“到你寨中……做管家？”玉儿退后几步，一脸愕然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公子，你别开玩笑！我区区一介弱女子，何德何能到你的土匪窟当管家，你未免太抬举我了！”

“姑娘，在下绝不会看走眼，请姑娘同我到山寨走一

趟。”龙少邦拱手请玉儿上马。

“我又不认识你，凭什么跟你去，不过嘛！还是要感谢兄台对我的厚爱，后会有期。”玉儿说完，不等龙少邦回答就一溜烟跑开。

龙少邦望着她的背影暗付：玉儿啊玉儿，我不会就此罢休的。

玉儿上气不接下气地直奔家门。

“小姐，你跑哪儿去了，耽搁这么久才回来。”小陶子正欲出门找玉儿。

“死陶子，你想吓死我啊！”

“小姐，我太高兴了嘛！”小陶子看见玉儿直喘息，不解地问道：“小姐，你怎么喘成这样？”

“没事，我跑太快了！”

“老爷及老夫人不见你回来，正要我再去找呢！”

“好啦！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！”

玉儿一踏进大厅，看见爹和娘坐在首位上，爹正悠闲地喝着茶，娘则板着脸。

“爹，累不累呀！玉儿帮您摩背。”玉儿撒娇地走到唐老爷的背后，抢起小拳头，轻轻地摩着。

“好女儿！”唐老爷抚着胡子，开心笑道。

“你看你，女儿都被你宠坏了，成天往外跑，像个野丫头。”老夫人皱眉轻叱道。

“娘，女儿还小嘛！何况成天关在家里好闷的，您舍

得我变得呆头呆脑吗？”玉儿移到老夫人背后，轻轻地摩背。

“都十几岁的大姑娘了，还小？像你这年纪早就……”

“娘，您不要模女儿了啦！”玉儿一口接下唐夫人的话。

“你还知道害臊啊！都已到了嫁人的年龄，还这么小孩子气，将来你要出嫁，我看啊，我也得陪嫁过去哟！”老夫人揶揄道。

“那女儿就不嫁人，终身生侍奉我最亲爱的爹和娘。”

玉儿跪在两老的腿前，拉着两老皱纹满布了手，稚气的眼眸流露出真挚的深情。

“又在说傻话了，哪有姑娘家不成亲的。”老夫人怜惜的抚摸玉儿的脸庞。

“好了，老伴你就不要穷操心了！晚几年再提也不迟啊！”老爷向玉儿眨眨眼睛。

“我就知道爹最好了！”玉儿撒娇地坐在老爷腿上。

“真拿你们爷俩没办法！”

“爹、娘，女儿先进去梳洗了。”玉儿从老爷腿上起来，拎着裙子道。

“玉儿，你的鞋解地问。”

“哦！弄湿”

下后，心虚地